

雲海爭奇

墨珠樓主人書

記

還珠樓主著

武俠
名著

雲海爭奇記

第十集

上海正氣書局發行

十六年二月再版

雲海爭奇記 第十集

每集實售國幣

作者 還珠樓主

版者 兩利書局

行 正氣書局

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

電話九三〇六三號

杭州教仁街

正氣書局

大書局均有代售

武俠
名著

雲海爭奇記

第十集

還珠樓主撰

只見那矮丐，說罷，走近前去，伸手一拉，或是用指一點，倒地的，十九多是極惡窮凶之徒，起立還特倔強，楊開泰恐又生事，瞪目低聲，用隱語連聲怒喝，才行勉強壓止，一面恭身對矮丐，正要說話請行，矮丐連理也未理，逕自朝前走去，楊開泰只得令衆，各將長衣，穿着齊整，自己斷後，一同往谷外走去，衆人見先走的矮丐，已先走出，沒了踪影，谷口三蒙面人，也不知何時離開，見諸王葉三人，威力法令，竟有如此嚴厲，俱都駭然，連先前心存別念的幾個，也都懾服，不敢妄動，花家一千佃工下人，只在村中居住的，盡是昔年徒黨，知道利害輕重，休說張狂呼噪，竟無一人，敢於逃走，均在原處，靜立觀望，楊開泰領了手下凶徒一走，台上下復歸靜寂，剩下還有好些黨，也全被震住，中有十幾個，附和行刺暴動，因而受傷的，也吃矮丐救轉，見此情形，凶焰盡斂，狀如未決之囚，守候台下，葉神翁等那黨羣丐走後，忽向王鹿千道，道兄你看，今日這些孽畜，竟敢犯上行凶，皆是承受非人之故，此時再不清理門戶，以後更不知要造多大的孽，本意一律嚴處，姑念無知，又是爲師復仇，罪雖不加，罰仍難免，我意欲除惡跡未著數人外，各一體令其自伏家法，道兄以爲如何，王鹿千道，這等處置，誰是情真罪當，但是人數太多，輕重之間，尚須斟酌，除首惡數人，和行刺諸凶頑，不

容輕恕外，餘者不妨，恩施格外，予以自新之路，姑緩三年之罰，令往海南無人諸島，開墾田土，以便招養本門子孫。另訂出規條法令，日後只是本門子孫，得有南北兩宗支的信名引進，便可往投，分給田土農具，力耕而食，仍以每年所得，十之一二，交公存儲，備供接濟新來之用，這樣使本門子孫，多一投奔立足之所。豈不可以免去許多事端，如若此輩，凶野難馴，不肯操作，不等三年期滿，便正家法好了，葉神翁道，好在海南諸島，已先有人在彼，今年聽說，土地肥沃，一年三熟，物產衆多，根基日固，所訂法條，也頗嚴整，我意下必去往無人諸島，這般凶孽，稍不馴養，立可由島主處死，無足爲慮，到適來兄，未盡此事，天台諸孽障，已往西天目公地伏法，雖然不是全死，手腳還殘廢，這等惡人前定示罷了，說罷，隨喚車衛，可即趕往西天目，傳示監刑，即由監刑，押往雷州會堂投到，分送海南諸島，開墾三年，無罪始免刑誅，否則即由諸島主，照原刑加倍，處死便了，神乞車衛，領命拜別下台，如飛走去，葉神翁隨喚蔡烏龜外約的，廣西，福建，兩湖，諸丐黨上台，訓誡了一番，分別輕重，各令就近，馳往西天目公地，自供罪狀，從寬領罰，最後才把蔡黨，一千凶徒中，兩個年長曉事的，喚了上去，從容問道，爾等平日所行所爲，諒已自知，如照家規，一人也難活命，現因北宗王祖師說情，姑從末減，可於三日內，去往西天目，向監刑前人顏佩魯，按照此上條款，分別服罪之後，再去雷州會堂投到，自有人領爾等，去往海南諸島開墾，三

年無過，歸接妻子，同往過度，始除罪名，永安生業，稍有違逆，或是到了島上，不服島主之命，犯了規條，二罪並發，那時不只本身，必受嚴誅，妻子也是難保，不怪我不慈悲，此次留在廣東，未隨爾師同來的，一千孽障，已另有人，前往處置，內中只有一人，不能赦免，餘者，各領家法，彩捧三百，會同蔡海金全家婦孺，也一律發往海南諸島安置，蔡楊兩家，和爾等無置私財，一半捐入廣浙，兩省公地，救助貧苦，和本門殘廢老弱，一半購買農具，以及開墾人，必需物件，分賜諸島公用，我意已定，爾等沒有話說嗎？衆凶徒盛氣早餒，情知大事已去，稍爲反抗，受禍愈發慘酷，俱都魄悸魂驚，心寒膽落，再聽先走那監刑矮丐，竟是明末，蘇州五俠丐中，顏佩章之兄，矮章護，鐵鬼形顏佩魯，乃昔年威鎮江南的，丐中劍俠，那麼高的輩分威名，比王葉二人，還要矮上兩輩，如何不怕，本來祇盼能和楊黨一樣，發往海外開墾，保得一命已足，聞言正和心意，如何還敢不服，紛紛朝上叩頭，謝祖爺大恩不迭，葉神翁隨將手持名單罪狀，擲向地上，爲首兩黨，立即捧起，膝行倒退了幾步，翻身下去，率領衆同黨，重向各位，祖師前人，謝恩拜別，起身魚貫而出，旁觀諸人，見那多本領高強的，凶惡徒衆，先後吃葉神翁，從容說了幾句話，便靈欲囚銬，分別領拜，低首下心，相繼退去，中間雖有幾人，拚命行凶，晃眼也自寧息，便是神仙降世，也無此尊嚴，祇花四姑，見機先逃，也未見有人往追擒，是太惡元凶，不知如何處置，方自驚奇尋思，葉神翁忽喚身後侍立的，丐仙門下諸弟子說，近前說，呂道友雖然隱身乞丐，遊戲江湖，當初原賣卜賣

藥爲名，形跡本有異處，爾等雖是本門裝束，有時故作乞討，也與各地，因窮爲丐者相似，並無本門前人引進，不能算是真正門裏出身，近以南宗主者歸隱，繼起非人，呂道友見本門形勢日非，敗類紛出，不屑同流，方始另創一家宗派，其實不是本支，本不應以本門戒條處理，但雙方異派同源，俱是道家支流，我三人與呂道友，又有同道之契，誼屬一家，因爾等同門人多，俱有本領，品類不齊，他已兩次清理門戶，不知戒慎，恃強橫行的，仍有人在，只不似花，蔡，楊，諸孽障，爲惡之甚而已，現在本門子孫，凶頑日衆，造孽甚多，皆由於近兩代宗主，軟弱無能，不能執法之故，爲此我和王道兄，二次出山，並拉諸道兄相助，此間事完之後，便準備在西崆峒開山，肅清醜類，重整家規，在未開山以前，除極惡窮凶，專命處罰者外，只能悔過自新，重則從輕發落，輕則寬其既往，爾等雖非本宗，照着雙方，崇善除惡之條，也是一體行誅，決不徇情寬縱，而本門子孫，有罪惡者，呂道友也是一樣加戮，務望轉告諸同門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，並煩轉告令師，崆峒之會，務望到場便了，丐仙門下諸弟子，均知上坐三人，與師父交厚，王葉二老，又是三光教，創始之人，行輩極尊，法力劍術，無不高強，如何敢有違言，俱都拜謝領命，葉神翁話完，又單問幾個，品端行正，素無過惡的，分別獎勉了幾句，才命退下，衆人見他，對於各人善惡行遲，宛如親見，不知丐仙，借葉神翁，立法警誡，暗中囑咐，不禁駭然，連素日驕橫的三四人，也都心中畏服，互相警惕起來，旁觀諸人，見事已完，女鐵丐花四姑，業已先逃，葉神翁一字未提，諸異丐，和浙幫諸

人，似都在場，司空曉星等，一干長老，均早就客位，得和王鹿子，隔座微語，俱是略談近況，不及當日之事，始終不曾命人，跟踪追捕，暗中細一查看，只金線阿泉一人，自取黑牌宣示，衆異丐入座，行完了禮，將牌呈還以後，便由神乞車衛，代他站在台口，車衛走後，改由邢飛鼠，在台口侍立，這時，不見他人影，阿泉曾經上台對敵，本領雖還不弱，與花四姑較，尚未必能是對手，何況單人前往，想要生擒回來伏誅，逃又多時，如已暗中派有能手，照對方的威勢本領，去的人必能手到成功，理應早回，估量花四姑，詭詐機智，本領又高，地理更熟，暫時還難擒到，可是中座老三，並無行意，若有所待，方各尋思，急聽破空之聲，一道銀光，急如流星，自雲層中，向中座三老，直射下來，旁觀諸人，見那飛劍，得突兀，劍光不長，却極強烈，寒輝耀目，冷氣逼人，疑是敵人行刺三老，正驚顧間，王鹿子伸手一撮，那尺許長的劍光，已似銀蛇一般，撮向手內，晃眼變成明若霜雪的一口小劍，上面附有一個字條，王鹿子取下來，看了看，倒顧諸平道，想不到老禿驢，竟把昔年漏網諸孽，一齊約去，陶道友看出敵勢猖獗，如今雙方鬥法，勝敗未分，知秦嶺三老，與蒲老，均都好勝，恐又不能如意，暗中飛劍傳書，請道兄和我二人先去呢，諸平笑道，我聞老禿驢，近來頗有一點門道，婁蒲諸道友，也實輕敵一些，現在陶道友，既以飛書相召，好似事非容易，但過去諸位道友，皆非弱者，如難成功，恐我三人前往，也未必盡如人意呢，王鹿子道，本來諸位道友，也稍過一些，固然邪正，不能並立，罪惡却有深有淺，那能一時便想去盡，即以老禿驢而

論，以前所行，固多不義，近二三十年來，已然大改前非，此次只是他生平好勝，恩怨過於分明，爲了報復前仇，興師動衆，如何便不放他一條，自新之路，必欲斬盡殺絕呢，陶道友老謀深算，機智絕倫，人又寬厚，此次飛書相召，決非勢弱，也許別有用意，知道你我，和老禿驢，以前相識，想藉道兄作調和人呢，葉神翁作色道，自來除惡務盡，就算老禿驢，稍知悔悟，門下弟子，無一不是凶惡之輩，以他那麼好勝護短，復仇之心又最切，平日睚眦必報，如不就此一網打淨，異日死灰復燃，什麼都做得出，造孽就無窮了，諸平笑道，這且不論，反正得去一趟，葉道兄事尚未完，且待後去，我二人先走吧，葉神翁道，花四賤婆，已然擒到，因還有一個，附逆犯上的元惡，不是本門子孫，見機先逃，路上遇一左道餘孽，與之會合，一娘白泉等五人，幾乎吃虧，被二迹漏網，適才接到密報，已命人前往擒拿，事出意外，去的五人，又要親身擒捉，手刃親仇，故此耽延了些時候，此時必已事畢，一會便來覆命，陶道友雖來書相促，只是看出艱難，並非真個不敵，晚去片時無妨，我三人仍就同行好了，正談說間，忽見谷口湧進男女八人，當頭一個，正是金線阿泉，後面跟着女鐵丐花四姑，一脚已斷，手持鐵拐拄地，代替一足，顛着走來，一娘阿婷母女，另外兩個少女，一個少年男子，挾着一個，貌相凶惡的，瘦長老頭，一同走來，到了台前，阿泉押着花四姑，由台側扶梯走上，花四姑剛順上了台口，便把手中鐵拐放落，跪伏地上待命，雖受重傷，行動狼狽，似知無可挽回，已然心橫，神色頗爲從容，絲毫不現痛苦難禁之狀，衆人俱覺蓋是老的辣，已在

暗中贊許，金線阿泉，已先走到中座三老面前，恭身稟道，罪人花四姑，因仗一妖道相助，竟敢抗命圖逃，後值吳老前人趕去，除了妖道，將他追上，自知難逃，方始俯首就擒，現在左腿已折，跪伏左側台口待命，請爾爺示下，葉神翁聞言，兩道疎長秀眉，條地往上一豎，怒喝道，這孽障，腿被打折，方始受擒，莫非抗命時，還敢動手麼，說時，二目便往花四姑身上掃去，神目如電，精瞳炯炯，光射數尺以外，花四姑正在用目，向上偷覷，中座三老神色，目光一接，面上立現驚懼之容，顫聲低語道，白老弟，你報仇原該，却不要說冤枉話呀，同時，阿泉聞言，也恭身答過，罪人到還未敢如此忤逆，只是乘着妖道，與一娘母女諸人抵敵時，乘機欲逃，一娘恐他漏網，不顧身後飛刀利害，捨命追去，打了他一明月珠，將腿打折，就這樣，仍然被他遁走，妖法猖獗，無力再追，一娘母女，爲飛刀所困，已在危急，幸得吳老前人飛降，才免於難，後來將他一石崖縫中搜出，始終却未見他還手，葉神翁冷笑道，我先聞報，還當他真有如此大膽呢，喚他過來，當下一娘母女，另二女少年押護一老人，尙在台下守候，花四姑聞喚，立即拖着一條斷腿，由地上膝行過去，往上叩了九個頭，俯伏在地，葉神翁道，你本碭山一個貧女，瞎婆見你幼時，長得靈秀，收爲徒弟，歸入本門，只爲近年南北兩支，主持無人，瞎婆又被仇人所殺，以爲無人再能制你，自恃頗傳本領，江湖行輩，比你高者極少，於是夜郎自大，日益驕狂，凶貪任性，爲所欲爲，老來已然號稱洗手，依然不捨舊日生涯，時出殺搶，橫行至今，受你害的人，不知多少，按你所行所爲，本來百死不

足敵辜，現又有人，告你忘恩背義，叛主犯上，用陰謀毒計，殘殺恩主至交，兩家老幼，四十三口，想將你要去，爲父兄師長，報仇雪恨，你可有什麼話說，花四姑雖然內外功，俱到了上乘火候，一身驚人本領，無奈仇人，臥薪嘗膽，立誓復仇，隱居他近側許多年，又有高人暗助指點，備知他的虛實細底，身上氣穴要害，內功不能練到之處，早已探悉，專爲復仇，用十餘年苦功，練成暗器，一擊之下，將腿打折，氣功已破，流血過多，苦痛由於強忍，久便難支，加上一路顛頓，拖着斷腿，膝行跪地，如何能以禁受，雖未出聲，頭上汗珠，已似成串黃豆，滿臉亂滾，聞言強撐扎着，答道：孫兒自知罪重如山，不敢求祖爺開恩，仇人報復，原是應該，也由他去，不過當初，殺害恩主，和白老英雄一層，雖是孫兒下手，一則恩主，性生疑忌，因孫兒與對頭交往，已然生疑，兩次要將孫兒處死，不先下手，定難活命，事由受逼，事前三日，白老前輩，又聽信讒言，肆口辱罵，兩下爭執，因而動手，白老前輩，年老力衰，一時不留神，受了內傷，禍已闖大，不得不與外人勾結，連次發難，至於殺害兩家老幼，四十三口，均是對頭，意欲斬草除根，乘機下手，等到鑄成大錯，悔已無及，所以事完之後，從未再與對頭來往，也從未再往川贛兩省去過，初意兩家，人俱死絕，事又作得隱秘奸巧，不久，老王又爲對頭所殺，連手下人等，一個未留，即使有人得知，也莫可如何，只是負心之事，每一想到，心跳難安，一直多年，也曾訪查，當時漏脫的，兩家後人，終無下落，只說孤兒孤女，俱在懷抱之中，白老前輩，雖有一子，比較兩家孤兒年長，因是晚年所

生，也只九歲，又是從小多病，誰見了，都說不能長大，到六歲上，被野雲長老，要去撫養，能未遭難，也由於此，可是野雲長老，帶走時，曾說此子，是否能夠撫養成人，尙是難說，非到他滿了十歲以後，才能保得活命，偏巧白老前輩，全家遭難那年，此子才得九歲，長老也在同年坐化，先後不滿一月，對頭得信，立命人往，探查孤兒下落，意欲斬草除根，那知此子，已在長老坐化前二日身死，彼時，因恐白老前輩傷心，故未通知，越認爲後患已去，所可慮者，祇有恩主朱曉亭之女，係被其姨娘，湘江女俠紫素秋救走，此女非祇一身好武功，人更機警深沉，練有獨門暗器，事初起時，並未在場，忽然趕到，乘亂中，將孤女救走，必不能就此干休，一混多年，始終是塊心病，今日也是孫兒，該遭報應，才一上場，便見隨邢飛鼠入席答話的，金線阿泉，與白老前輩，當年貌相，一般無二，祇是身材，稍爲矮小，想起虧心的事，立時心驚眼跳，按說當時，就該打主意，想是罪大孽重，冤鬼附身，一心以爲請有不少，精通飛劍法術的能人，就是仇人尋來，也不足慮，多半還可就勢，去此多年心病，祇管心動，還祇往好處亂想，最該死是，諸位祖爺前人駕到，雖然多未拜見過，吳老宗主的異相，江湖上是有點年紀見識的人，差不多，俱都知道，孫兒年青時，並還隨先恩師，見過一面，竟未認出，就說台上客多，忙於接待，和應付敵人，一時粗心大意，那麼各位祖爺前人，俱有品級袋隨身，明是本門中，最高輩分的老前人駕到，也會誤認作是北宗支行輩高的老人，才得信來作旁觀，就此忽略過去，如非冤鬼附身，惡貫滿盈，怎會如此糊塗，後來廣幫的人

，上一場，敗一場，紅雲和尚，放出飛劍，被中座祖爺制住，停在空中，又與西台諸位老前輩答話，方始警覺害怕，偏是騎虎難下，只知凶多吉少，心亂如麻，暗中密令，過繼孽子苗秀，準備事敗時打算，直到見了免戰令牌，才自省悟，這時仍未想到，為將各位祖爺，宗主前人，驚動來了，悔恨自己無及，當時逃走，並非貪生，抗命求活，只為過繼孽子，苗氏弟兄三人，照着孫兒所犯的罪，原應一齊處死，但他弟兄三人，雖是孫兒外甥，實是先恩師，瞎紅線的骨血，而收容他們時，孫兒已將年老，因開讀先恩師的遺書，才知此事，自知以前，所行所為，罪大極惡，為恐老死以後，給他三人留禍，先恩師遺書上，也有嚴加管束，不許在江湖上走動，動為良善的話，因此管束甚嚴。每犯舊惡，從不令其隨行，雖以三子苗秀，年幼稍為祖護，未犯大惡，孽子三人，務望各位祖爺前人，看在先恩師的情面，免其一死，感恩不盡，至於這裏下人佃工，多是孫兒，舊時徒衆，自隨孫兒洗手，歸隱以來，各分了些田產度日，只孫兒該死，每隔一半年，仍出外一兩次，他們從未再作舊日營生，適才逃時，自知無幸，已在後面，密令苗成，暗中傳知衆人，不許喧嘩妄動，靜聽祖爺吩咐了，葉神翁道，你平日慣做獨腳強盜，殺人規財，心狠手辣，無所不至，犯我家規，不必說了，最可恨是，你手弑恩主，殺害朱白兩家眷口之事，直是天人共憤，假使朱白二人，當時如不遇害，小玉何致遠遭仇人暗算，業敗人亡，推原禍始，你也是個罪魁元惡之一，本應將你以前，施之於人者，還施於你，無如你雖萬惡至死，不足蔽辜，孤身一人，並無丈夫子，豈有承繼孽子，一則

，不是親生，卽以姑姪而論，也祇遠房堂姪，不是親支，在本門法條，祇本身無大罪惡，原不同科，二則，你那亡師，瞎婆子，雖以不納忠言，收下你這孽徒，遺留下後來大患，造孽無窮，但他生平，除剛愎自用，是其所短外，頗多善行，又是本門有功之人，苗氏三子，既是他的私生遺孽，又是經他遺命，你始物色收養，他應推情，予以未減，此事你便不陳情求告，也有安排，祇他三人，以後能自安分，勉爲安善良民，卽可不致陷於刑誅，你這巨萬家財，十九由於搶劫而來，現以十分之一，留與苗氏三子，餘數一齊充歸公地會堂，以供濟外之用，你那手下徒黨，旣已洗手歸農，不究既往，准其仍舊，只不許向外，洩露今日之事便了，至於你本身處置，照理本門子孫犯罪，向由南北兩支宗主施罰，不容外人參與，但你所犯罪惡太大，死者又與本門，淵源甚深，事由招納本門子孫而起，如不令其子孫，手刃親仇，死者九泉之下，未必瞑目，爲此破例，將你交付朱白兩家子女，設靈報仇，仍在西天目公地行刑，以資炯戒，話已說完，可代曉諭，你那些徒黨人衆，依言行事，去吧，花四姑叩完九個頭，膝行往側面倒退，才十來步，人已不支，王鹿子見他，勢將暈倒，哭道，人生數十寒暑，何苦作孽，鬧得這等結果，隨向葉神翁道，我就要往黃山，老婢雖然罪重，但是這次，清理門戶，受刑人多，現雖他的刑期，還有二日，一則身受重傷，恐未必能推到日期，二則他已自知，孽重難逃，不自先死，甘以一身還報，爲死者洩冤，何妨法外施仁，准他這兩日，在家中居住，就便隨同監刑人，交代田產，安排後事，到日再令自往伏誅便了，葉神翁笑答道，道

兄終是心慈，便宣他許多活罪，留到那日，一齊受用，也好，解鈴仍是繫鈴人，待我問過苦主了來，隨喚問道，柴賢姪女，請上來答話，一娘母女。本與同伴，押着所擒髯賊，立候台下，問喚立由前面，飛身而上，近前含淚跪倒，說道，多謝諸真人，和二位師伯，爲死者洩冤，葉神翁喚起，說道，昔年我二人，二次下山，與令師在鄱陽湖相遇時，便知令姊夫，雖然志大心高，但憤氣量稍狹，恐難成事，並且先朝，歷數已終，決非人力，所能挽回，當時不便阻他忠義之心，偏生令師，又向喜以人勝天，祇以微言勸勉，未怎深說，我二人事完，便即回山，塵世上未甚勾留，心中祇盼他，到時見不可爲，急流勇退，免致由他，和小王身上，又引起一場大劫，卽或未發難，而事已先敗，落個殺身成仁，英名千古，也是佳事，想不到羽翼將成，毫未發動，便無端敗於婢妾之手，真個不值，事已過去，運數使然，不必說了，現在賤婢孽滿伏誅，並特破例，交賢姪女，與阿泉，行刑祭靈，但他爲你所傷甚重，王師伯意欲法外施仁，寬其二日苦孽，使其到日，一同身，阿泉已是本門子孫，無須問得，賢姪女終算外人，已允將犯人交你，自須問過，你意如何，還有賤婢，已得瞎婆真傳，決非暗器，所能傷害，就算你識得他氣功不到之處，練就專爲對他爲東西，也不敢將腿打折，如此重法，莫非是令師，遺留的異寶麼，一娘隨由身畔，取出一物呈上說道，師伯之言，如何敢違，先姊夫妻遭難時，先師已然圓寂，隨身法寶，俱被大師兄得去，此寶乃十年前，夜間背人，練習暗器時，遇一瘦長神僧所傳，名稱用法，俱和舊用暗器明月珠，大略相似，祇打中敵人時，

另有妙用，發的人，並可使其由心輕重，師伯一看，就知道了，葉神翁接過，便微訝道，此必是木尊者所傳，你以後，可曾再見到他麼，一娘答道，初傳授時，每隔十日，必來指點，並示未來機宜，半年後，忽然他去，僅前年見了一次，前夜忽又降臨，言這惡人孽滿，不日可以報仇，並說，現住西湖靈隱等語，諸，王，葉，三人聞言，面上俱有驚喜之色，當二人問答之時，王鹿子早取了一丸丹藥，擲向花四姑面前，並朝身後侍立諸丐，說了兩句，立有一人，上前取水，將丹藥與花四姑服了，仍令伏地待命，一娘等，葉王諸三人，傳觀完了暗器，又遞與近側的，司空曙星，看過發還，接到手裏，正要開口，葉神翁已先說道，靈丹祇能保命，木尊者的暗器，非本主人，不能解呢，一娘道，姪女遵命，只等師伯，吩咐完畢，便去收回呢，說罷，從容走向花四姑面前，將手中明月玦，對準傷口，略爲搖晃，立有好些細如牛毛的銀絲，飛將出來，朝缺口處飛進，一閃不見，一娘忿忿道，賊婆你也有今日，如非二位師伯之命，且教你夠受用呢，實對你說，我和兩家子女，爲報此仇，臥薪嘗膽一二十年，便在你左近居住，查探虛實，也有多年，什事都曾經細密想到，本心至少也要教你，活受一年半年，才行祭靈，事一發動，你那身側，便有人監看，此時，你連想尋死，都不能夠，現在總算便宜你，只有半日罪孽，乖乖安分聽命，如若妄想奸謀，違背祖師法令，我便可以請求，盡情處治，那時多受好些日活罪，還累你孽子親屬徒黨，一齊受害，却休怪我，不先明言，花四姑哭道，我也不怕你恐嚇要挾，自來一報還一報，我自然遵從祖爺恩命，捨此一身，到日由

你擺佈，雖然犯了我門中罪孽，決不會被外人看短，祇管放心吧，正說之間，王鹿子朝曉星等，舉手說道，這裏的事，已算草草就緒，這些未完的，自有人監同罪人料理，不致於再開大驚動官府，傳揚出去，駭人聽聞了，適才陶道友、飛書相召，不容不往，祇是老禿驢，多年蓄謀，忽然大舉尋仇，有秦嶺三老，與陶、蒲、馬、李，諸道友在場，固不會敗於這般妖邪之手，但也未可輕視，留着他們，也是後患，能就這決，一網打淨才好，不過諸位道友，如不能一舉成功，我三人前往，也是無什大用，難得本尊者，又復出世，此老性情孤高，別人恐請他不動，久問道兄，與他患難深交，如能將他，約往黃山一行，豈非絕妙，司空曉星答道，本尊者行踪飄倏，自來神龍見首，不可端倪，如非自願的事，誰也強他不得，我和他武當山一別，已十五年，不曾再見，這次既然出山，又在暗中，照顧這兩家孤臣孽子，此間的事，料早深悉始末，我與此老，至交多年，性行素所知悉，照他行徑，決非無意，適才便想，日內我不尋他，他也必定尋我，祇是黃山事在緊急，天外孤鴻，無地踪跡，見雖必見，時有早晚，能否當時尋到，却拿不定呢，這時花四姑，自從服了王鹿子，所賜靈藥，又由一娘將傷口以內的芒刺，吸收回去，痛楚大減，和一娘低聲對答了幾句，重又拖着半條斷腿，膝行過來，跪伏在諸王，葉，三老面前，叩首謝恩，葉神翁正向他發命，令傳衆人走後，將所約請的外客，以禮送行，即日曉諭全體徒黨，分別誥誡，以後勉爲善良，免遭誅戮，務要以己爲鑒，並就這兩日恩假，將後事分別安排就緒，到第三日早起，隨了監刑前人，和朱白兩家後人